

文藝政策

材外・原藏

輯
訊迅魯

1930

版店書味

文藝政策

柯外·原稿

輯
譯世魯

1930
版店三民

書叢論術藝的學科

13

策 政 藝 文

輯 村 外 · 原 藏

譯 迅 魯

店 書 沫 水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版

1—1500

科學的藝術論叢書13

文藝政策

有著作權

實價八角

輯者 藏原・外村

譯者 魯迅

出版者 水沫書店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內水沫書店

序 言

作爲本書的主要部分者，是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在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所開的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之討論會的速記錄的翻譯。關於文藝政策，在黨的內部也有種種意見的不同，於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便以當時的中央委員會出版部長Л. 雅各武萊夫爲議長，開了討論會，使在這里，自由地討論這問題。

只要一讀這速記錄，便誰都明白，在這討論會裏，各同志之間有着頗深的意見的對立，而這又並不見有什麼根本底的解決，剩下來了。我們於此，發見無產階級文學本身以及對於這事的黨的政策，凡有三種不同的立場——

一，由瓦浪斯基及託羅茲基所代表的立場；

二，瓦進及其他「那·巴斯圖」一派的立場；

三，布哈林，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立場。

就是，站在第一的立場的人們，是否定獨立的無產階級文學，乃至無產階級文化的成立的。其理由，是以爲無產階級獨裁的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進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底時代，而這又正是激烈的階級鬭爭的時代，所以無產階級在這短促的時期之內，不能創造出獨立的文化來。站在第二，第三的立場上的人們，則正相反，主張無產階級的獨裁期，是涉及頗長的時期的，所以在這期間中，能有站在這階級鬭爭的地盤上的無產階級的文學——文化的成立。

但雖然同認了無產階級文學的成立的必然與其必要，而在第二的立場和第三的立場上的人們之間，在對付的政策上，意見却又不同。瓦進及其他「那巴

斯圖』派的人們的意見，以爲在文藝領域內，是必須有黨的直接的指導和干涉的；和這相對，布哈林，盧那卡爾斯基等則主張由黨這一方面的人工的干涉，首先就于無產階級文學有害。

這種爭論，此後也反覆了許多時，終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所發表的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裏，黨的政策就決定了。

我們將這和速記錄一同閱讀，便可以明白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是正在向着怎樣的方向進行。而且對於我國的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陣營內，正在興起的以政治和文藝這一個問題爲中心的論爭的解決，也相信可以給與或一種的啓發。

本書的翻譯之中，從『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的開頭起，至布哈林止，

和盧那卡爾斯基的演說，以及添在卷末的兩個決議，是我的翻譯，此外是都出於外村史郎的譯筆的，還將這事附白於此。

一九二七年十月

藏原惟人

內 容

一	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	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關於文藝政策評議會的議事速記錄	
二	觀念形態戰線和文藝……………	一九
	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回無產作家全聯邦大會的決議	
三	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	三二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真理報』所載	
附錄	以理論爲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	三七

日本・岡澤秀虎作

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

關於文藝政策的評議會的議事速記錄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

原书空白

瓦浪斯基 (A. Voronsky) 的報告演說

我先得聲明兩件事。第一，本討論會，據我所理解，是要明白以施行若干的實踐底解決爲主的，所以關於我們的理論底異點，我幾乎不提，而但以涉及必要之處爲限。第二，我想將我的報告，僅限於論爭的範圍內——自然，我也以爲這範圍，是極其條件底，人爲底的。然而，文學生活是現在已經弄到不得不限定於這範圍以內了。那麼，就開始報告罷。

我以爲必須本評議會來討論的，重要的問題——乃是關於共產黨裏，對於現代文學的諸問題，可曾立定什麼指導方針的問題。有些同志們說，這樣的方針，我們之間並沒有，我們這裏，只存在些混亂，游移，任意，因此各位同志

便施行冒險了。據我的意思，這意見是完全不對的。黨的指導方針，是以前也曾有過，現今也還存在。而這指導方針，由我看來，是常常歸結於下列的事的

——就是，黨是在文藝領域內，和國內及國外僑民，行了最決定底的鬭爭的；黨是對於站在「十月」的地盤上的一切革命底團體，給了助力的，這就是並不以或一個團體的方向，爲自己的方向，只要看見什麼團體，站在十月革命的見地上做着工作，便積極地加了援助；黨是並不干涉藝術的自己解決，而給了完全的自由的。我想，我們實踐底地做着工作的人們，在關於文藝的問題之中，所指導着的，實在便是歸結在以上的基本底各個命題上面。

黨爲什麼取了這樣的立場的呢？首先應該懂得的，是我們的國度——乃是百姓的國，農民的國，這事情在我們的全社會生活上，狹則在我們的文學上，都留着很大的痕迹，此後也將留得很久。再取別的要素（moment）——例

如，取勞動者來看罷。他們也在農民的層裏，有着頗為堅固的根，他們或者因為周圍的狀況，或者因為那出身，和農民聯結着，所以一到我國文學的復活一開端，新的年青的作家們一出現——在我國，農民底，百姓底傾向便被明明白白地描寫出來，也是當然的事，我們並不是單就「同路人」而言。關於無產階級作家，我也這樣說，因為從傾向上，無產階級作家也可以在這里這樣說得的。

倘使我們認真一點，來細看我們的無產階級作家的詩歌，尤其是散文，則我們便能夠完全分明地看出這傾向來罷。更進，來看一看我們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情形罷。無產階級是並未預先獲得科學和藝術，而握了政權了，實在，並沒有能夠獲得這類的東西。這個情況，和有產階級的時候很不同。在這集會上，我沒有將這意思發揮開去的必要——這早是確定了的命題了。不但如此，

我們的無產階級經過了市民戰爭，非常疲勞。我們共產黨在過去，在現今，對於藝術的諸問題都不能有多大的關心，不過將最少限度的注意，分給了藝術。黨的智能，黨的才能，黨的精力，統為政治所奪了，現今也還在被奪。

爲了這情況，以及我在這裡不能涉及的許多的情況，在我國，便生出並非共產主義作家或勞動者作家的強有力的潮流，而存在着若干個個的文學底集團的狀態來。

這些文學底集團，對於現代的藝術，是供獻了獨立的，有時是極有意義的東西，而且還在供獻着。但是，他們各走任意的路，自定自己的路，以全體而言，還不能占據全文學底潮流。然而他們之間，也常有集團底精神統治着。

從這情況出發——我國是農民國；年青的蘇維埃的作家，在我國，因此便帶着農民底傾向出現；我們的無產階級及黨，大概忙於直接的政治鬭爭；我國

的無產階級作家之間，有集團底精神統治——從這情況出發，黨是向來不站在一個傾向的見地上，而謹慎地糾正他們的方向，協助一切的革命底文學底團體的。

如果我們再接近藝術，藝術的性質這問題去，那麼，從這一方面，也可以明白黨為什麼不站在或一潮流的見地上，並且也不能站的緣故了罷。

藝術者，因其性質，和科學一樣，是不能受在我們的生活的或一種別的領域上那樣的簡單的調整的。藝術者，和在科學上一樣，自有他自己的方法，這就是他自有其發達的法則，歷史。在新的，「十月」後的文學，一切東西，還屬於未來，一切東西還單是材料，僅是開端，是假作，許多東西都沒有分明表示。這情況，也令我們取了謹慎的態度。

我們倘一看我們文學底諸集團，就明明白白，無論現存的集團的那一個，

都不能滿足共產主義底見解——有着農民底傾向和極其混亂的理論的「同路人」，「十月」，「鍛冶廠」，以及目下正在發生的共產青年團的文學底團體——這些一切，都不是使黨能說惟獨從這里，是我們可以開步的文學底潮流的團體。所以黨就不站在或一文學底集團的見地上，而取了和一切革命底團體協力的立場了。

我應該以施行着實際的工作的一員，將最近幾年來在文藝領域內所做到的事，告訴本集會。在文藝的分野上我們的工作，已經有了大的結果的事，在我，是毫不懷疑的。現在，文學已成了不能從生活除去的重要的社會底要素。文學的比重是大了，還逐日成長着。例如，從極有責任的我們這一路共產主義者所成的本會，便可以舉出來做證據。這可見現在在文學的領域內所成就的事，已惹了我們同志的廣大的人們的注意了。從分量上說，從質地上說，我們